

# 广东乡试出现大舞弊,严嵩前去处理

10

历史传记



苦乡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嘉靖皇帝是明代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皇帝,有人把他排在明太祖朱元璋之后,称他是明代第二位有作为的皇帝,有人却说他是昏君、暴君。严嵩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后世文人把他描写得一无是处,但几百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质疑,说他不是奸臣。这是对是非君臣到底是怎么回事?严嵩何以成了臭名昭著的奸臣?按徐阶给严嵩罗织的罪行,杀十次头都不为过,为何他仅仅只是被削职回家?严嵩死后半年嘉靖皇帝才知道,随后他就误食丹药而亡,这么巧?

[上期回顾]

严嵩的儿子严世蕃长相丑陋,在太后的帮助下到宫里当了官。严世蕃当官后不小心得罪了次辅夏言。

嘉靖十五年(1546年)春,恭穆献皇帝陵园——显陵竣工。严嵩因修建显陵有功,还朝后晋升为礼部尚书,位列六卿。何为六卿?明朝把全国事务分为六大部:吏部、兵部、刑部、礼部、户部、工部。六部的尚书合称为六卿。六卿中有的是阁臣,有的不是阁臣。

夏言比严嵩小两岁,却比严嵩晚十年中进士。严嵩中进士后虽然选了庶吉士,结业后却只授了一个翰林编修的官,有职无权。夏言则不同,他的岳父苏纲乃一代名士,家中豪富。所以,夏言中了进士后,一是他自己机巧善变,二是有钱开路,仕途一帆风顺,日子过得十分舒心。

当严嵩感觉自己干那个上压下挤的翰林侍讲没有任何出头之日时,他毅然弃官挂职,千里投奔兴王府,一跃成为应天府三品礼部尚书,这时的夏言还是一个七品小官。但严嵩因不同意跟张璁、桂萼联名上书请求重新皇考而为嘉靖皇帝不喜,在应天府干了八年没有挪窝,而夏言却通过路子到朝中干事,一下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后来严嵩又到承天府监修显陵七年,一直是个二品礼部侍郎,夏言就追了上来,一跃成了“二皇帝”。

夏言长得潇洒,最难得的是他能够说一口纯正的京腔,没有一句晦暗难懂的方言,站在金銮殿上奏事,就像剧团的报幕员一样,这是嘉靖皇帝喜欢他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他说话言简意赅,处理问题不拖泥带水,不管对错,不大喜欢与人商量,这跟嘉靖皇帝的脾气惊人的相似。试想,世界上事情哪有什么绝对的对错,你今天要商量一下,明天要讨论一下,烦不烦啊!正是因为嘉靖皇帝对夏言这种个性的认同,才助长了夏言在朝中目空一切的邪气。

严嵩生于贫穷之家,小时候他的志向再大,恐怕也只定位在一省巡抚

的职位上。现在位列六卿,他又想,别人都是阁臣,自己不是阁臣多没面子啊!同时,凭他的想像,自己入阁乃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因为入阁只需要夏言上个奏折就行了,而自己跟夏言:一、都是江西老乡;二、论年龄自己是兄长,论资格自己是师长,论文化造诣,夏言根本不能跟自己相比;三、都是嘉靖皇帝的近臣。凭这三条,自己对夏言再恭敬一些,夏言还能不给自己这个面子?

但他不知道儿子已经得罪了夏言,夏言也把他当成了劲敌。所以当严嵩登门拜访夏言时,门子进去了半晌,才慢吞吞地出来说:“严大人,相爷今天很忙,他说您的心意他领了,您请回吧。”严嵩虽然碰了一鼻子灰,但心里却很轻松。因为自己毕竟尽到了礼数,再往下,夏言总该给自己一个面子了吧!

严嵩决定宴请夏言,头一天他就让家人严忠去给夏言送请柬。严忠来到夏府,门子将请柬传了进去,一会儿出来说:“夏相爷说,明天尽量去。”既然没有拒绝,严嵩当然就要做准备。他就请了朝中几个重臣作陪。第二天,一切准备就绪了,但等到日落西山,夏言也没有来。

夏言故意调戏严嵩,让严嵩感到非常屈辱。既然洋相已经出了,那就看怎样收场才能捡回点脸面。如果说宴请了夏言一次,夏言没到就不再请第二次,一是必然会使大臣们彻底笑话自己,二是自己跟夏言的关系也会弄得很僵。那就一不做二不休,请了一次他不到,请他第二次,不相信他还不到。但一连请了三次,夏言开始都答应得好好的,最后却临时推托有事不来了。严嵩被夏言几番戏耍,十分气馁,便扭头向嘉靖皇帝学习,准备修道悟禅,清心寡欲地去过太平日子。

嘉靖皇帝知道自己修道悟禅不

会被部分人理解,便希望有人能够学学他,从而一堵众人之口。因为这话他不好公开对大家说,他便让道士做了一个香叶冠戴在头上,甚至上朝也不换下。严嵩聪明过人,揣测到了嘉靖皇帝的这一心理,便也弄了顶香叶冠戴在头上,遇到邵元节设坛讲道,他还跑去听一听,无形之中,他和嘉靖皇帝又成了“道友”。

大臣们见严嵩也头戴香叶冠,去听邵元节讲道,嘉靖皇帝不但没有降罪,而且还和严嵩成了“道友”,便纷纷仿效,你也戴顶香叶冠,他也戴顶香叶冠,遇到邵元节开坛讲道,大家都都跑去听,都想跟嘉靖皇帝成为“道友”。夏言不乐意了,他是一个不信鬼神的人,此前因为他反对,大臣们谁也不敢这样干,现在严嵩一带头,大家就都跟着仿效,这无疑是对自己权力的挑战。于是,他联络部分大臣,联名参了严嵩一本。

由于国家太平,朝廷没有大的事情,嘉靖皇帝便十天半个月不上一次朝,很多事情都交给夏言自己处理,见夏言与大臣们联名上了奏本,嘉靖皇帝就说:“夏爱卿,朕龙体不适,朝廷大事让你代朕处理一下,你搞什么联名上书,是何居心?”

夏言说:“皇上,微臣能够处理的,当然不敢推诿。不能处理的,必须奏明皇上才行。”嘉靖皇帝说:“什么事,说吧。”夏言:“微臣要参劾礼部尚书严嵩。”嘉靖皇帝惊讶地看着夏言:“夏爱卿,你要参劾严爱卿什么事?”夏言:“臣等参劾严嵩荒废朝政,扰乱人心。”

嘉靖皇帝何等聪明,一听就知道夏言参严嵩什么事了。他的本意就是要堵住众人之口,免得背后议论他,并不是要大家跟自己一样都来修道悟禅。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了,那就见好就收,为了防止两人口舌之争牵扯

到自己,他就说:“夏爱卿所言极是。众爱卿以后当各司其职,心不得二用,有违者,朕决不姑息。”

嘉靖皇帝虽然和稀泥将夏言的联名奏折不了了之了,但严嵩算是彻底看透了夏言。不过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他只好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做人。

不久,广东乡试出现舞弊大案,上百名学子联名上书,状告巡按御史、乡试主考余光开始是索贿出卖考题,后来干脆收受贿的银子数额取榜,再按受贿银子的数额排列中榜名次;状告学正、副主考王本和布政使、副主考陆金对学子事先检举的事情不闻不问,以致余光毫无顾忌,使乡试仅仅成为一个名义。事情传开,激怒了莘莘学子,各地学子纷纷游行,要求严惩舞弊者。声势浩大,全国震动。

嘉靖皇帝接到司礼监的奏折,立即升殿处理此事:“余光狗胆包天,竟敢拿朝廷乡试当儿戏。不严肃处理,怎对得起天下学子!”夏言说:“微臣这就着有司派员前往查处,绝不姑息。”

嘉靖皇帝说:“此事不仅要严肃处理余光,更要安抚学子,不要把事情继续扩大。有司派员前往查处,恐难以达到这个目的。”说到这里,嘉靖皇帝扭头望着严嵩,满怀希望地说:“严爱卿,科考归礼部管。爱卿既是礼部尚书,也老成持重,办事干练。朕欲派你亲自前往查处,爱卿意下如何?”严嵩说:“微臣遵旨。”

嘉靖皇帝说:“此事说小也小,说大也大。朕盼望爱卿能及时平息事态,还学子一个心理平衡,消除社会不良影响。”严嵩说:“微臣一定不负圣望。只怕此事牵扯面太大,微臣……”嘉靖皇帝打断严嵩:“朕赐你尚方宝剑一把,有谁敢阻挠你办案,可先斩后奏。”

# 句句鬼使神差地进了池澄的公司上班

7

都市情感



辛夷坞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赵句句想要的婚姻,是一座围城,哪怕没有激情,却有她最渴望的安稳。但她没想到,自从遇到池澄,曾一心一意皈依的人间烟火不过是泡影,幻城摇摇欲坠。带着爱与恨归来,池澄绞尽脑汁地算计,让赵句句失去了所有的退路,只是因为,那条唯一的退路,就在他的怀中。他是带给她毁灭的风浪,也是她无法抗拒的青春狂澜。当失去了最后一滴水,沙漠里的浮城,是否也能成为最终的归宿?

[上期回顾]

句句和谢凭宁离了婚,不久,曾教授去世。在葬礼上,句句发现池澄竟然来了,而且跟母亲好像很熟的样子。谢凭宁也来了,不过看到句句和池澄像是打情骂俏的样子,郁闷地离开了。

葬礼结束,逝者已矣,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经受柴米油盐的考验。过了头七,句句便开始认真外出找工作。

回到家,刚用钥匙打开门,句句就听到了艳丽姐久违的笑声,扑鼻而来的还有热气腾腾的饭菜香气。句句看到了沙发上坐着的不速之客。他手里捧着句句常用的杯子,惬意得如同这个家的主人。艳丽姐笑逐颜开,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只精致的首饰盒,一见到句句,就献宝一般将盒子里的东西展示在女儿面前。“妈穿什么衣服配这副耳环才好看?”

句句不客气地对池澄说:“都说让你别缠着我了,你跑来我家干什么?”“是我把他请来的。”艳丽姐看着女儿说,“我一直想找机会谢谢池澄,你叔叔生病和走的时候,他都费心了。”句句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尤其是池澄那笑容,好像嘲弄她又表错了情。她往自己的房间走。进了屋,她踢开鞋子,扑倒在床上,一股脑地用被子罩住了头,鸵鸟般希望把自己和外界隔绝开来。

过了好一会儿,句句感到床垫微微往下一陷,头上的被子被人掀开一角。她一睁开眼,就看到池澄闲适地坐在她床边。句句忍无可忍地抓住一个枕头就往他身上打。这是她从少女时代一直睡的床,没有男人在上面坐过,曾教授没有,就连谢凭宁也没有,他算什么东西,竟然如此不客气地登堂入室,侵入她最隐私的角落?

池澄狼狽地躲着劲道不小的枕头,最后一把将它夺了过来,“你潜在的另一面真是暴力……”他躲着又一只枕头的扑打,笑着说道:“赵句句,你一定要和我在床上大战三百回合吗?”无耻者无畏,人至贱则无敌!句句用力一蹬被子,捂着脸干号一声。她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女人乐于撒泼,那全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池澄没再把她往极限里逼,站起来把位置

还给她。“好了,不闹了,我有件事想拜托你。”他扳开句句捂着脸的手,她眼前晃动着把崭新的门钥匙。“公司步入正轨,我就从酒店里搬出来了,刚找了个房子安顿下来。在这边我没什么信得过的人,又爱掉东西,这钥匙放你这儿,要是哪天被关在门外,还有个备用的。”

“你想都别想。”句句斩钉截铁地拒绝。池澄无奈道:“我但凡有个可以托付的人,也不用麻烦你。”“客厅不是有个和你一见如故的忘年交吗?”池澄强摊开她的手,把钥匙塞在她手心,“你要以为我是随便交出钥匙的人,那就太看不起人了。我说只信得过你,就只有你。”

池澄没有吃饭就告辞了。艳丽姐送走她,走进女儿房间,斜靠在门框上,说道:“差不多就行了,做得过头小心把人吓跑了,到时有你哭的。”句句苦笑,“我有什么可哭的。我没想过跟他在一块!”“你不想跟他一块,怎么又被姓谢的捉了个现行?池澄那孩子还挺懂事……”句句心里暗道:他懂不懂事难说,但他的钱是挺懂事的。

有家单位通知句句去面试,对方的负责人是个白净面皮的中年男子,戴一副金边眼镜,五官文秀,奈何前额微秃。对方看到句句,让她坐下后,视线便一直在她的面孔和简历上的照片之间流连,过了一会儿,他例行公事地提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后,就淡淡地让她回去等通知。句句有些失望,从面试情况来看,这样的答复多半意味着委婉拒绝。她正沮丧地准备投入新一轮找工作的战役,忽又接到这家公司打来的电话,说她通过了面试,如果没有问题,明天即可正式上班。

次日,她提前半个小时到达上班的地点,恰恰赶上即将关闭的电梯。刚挤进去,她眼前忽然一黑,顿时伸手撑开电梯门,整个人又迅速撤了出

去,甩了甩头,求神拜佛只希望看到的是幻觉。又有一个人紧随着她在电梯再度关闭之前挤了出来。

“你到底要怎样?”句句悲愤莫名,见过阴魂不散的,但她还是很难相信有人会紧逼得如附骨之疽。池澄抬高了手里的公文包,干脆利落地答道:“和你一样,上班!”

句句想起了自己新任职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营生物科技、制药。他也曾明确告诉她,他家里是做制药行业的,自己留在这里也是为了拓展当地的业务。世间做药的有千万家,但她不能忘了,凡是与他沾边的,都不能相信侥幸和巧合。

“你也算是费心了。”句句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感到受宠若惊。“还好。”池澄说道,“我就知道你会说什么都是我安排好的。”“难道不是?”“老实说,答案是一半一半。简历是你自己投的,人最后是我敲定的。办事处现在缺个财务,人事主管把比较合适的几个交我过目的时候,我才发现里面竟然有你,就当场拍了板。你要是说我从几个条件差不多的人里挑了个熟人来做会计是个错,那我无话可说。不怕跟你明说,我的私人是希望每天看到你,但这事没人能勉强,我早就做好了你见到我之后就甩手不干的准备。”

句句二话不说顺着池澄手指的方向走了出去。池澄跟了两步,冷冷地说:“你把人看扁了,我从来不强迫女人和我在一起。我喜欢你,这是我的自由,你没兴趣,拒绝就是,难道我还会霸王硬上弓?你出来工作无非是找口饭吃,莫非在别人那里又会比看我的眼色容易?”

句句在大厦附近徘徊了一圈,最后还是选择回到这家公司。此时距离上班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十分钟,因为池澄的关系,句句也没想太多,或许这时的她已经下意识地将他这个二世祖管辖的办事处当成了一个玩票

性质的皮包公司,混一天是一天。

谁知走进办公区域,里面竟然齐刷刷地坐着将近二十号人,除了格子间里秩序井然的内勤,就是挤在一个狭小办公室前焦急等待的人。句句头皮发麻地顶着众人的眼光走近前去,赫然发现那间热闹的办公室门牌上写着三个字:财务部。

那天面试句句的中年人也从自己办公室里走了出来,迎上句句,说道:“我还以为你不来了,是不是路上塞车?我先带你到你工作的地方。”他看起来倒是和颜悦色,句句乖乖地跟着他挤进财务部,里面已坐有一男一女,男的五十来岁,瘦小精干,女的三十五六岁左右的年纪,微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

“给你们介绍一下新同事,这是新来的会计赵句句,你们先认识认识。”中年人事主管指着句句对另外两人说道。“现在哪有那个闲工夫!”戴黑框眼镜的女人没好气地应了一声,“你就是赵句句,第一天上班就迟到了,我还以为今天回来报账的人多,会多个帮手。”

句句红着脸,连连弯腰道歉,也不管帮不帮得上忙,赶紧站到看上去是财务部负责人的女子身后听她差遣,唯恐又落了不是。

池澄不知道是从哪里晃出来的,站在他们办公室门口,熟络地和那好几个人手拿票据的人寒暄着,看都没看句句一眼。这时那位负责人事的中年男子也凑上前,笑着对他道:“池总,这就是我们新招来的会计。”池总矜持地朝新员工点了点头,笑着对人事主管低语几句就走开了。那中年男子做了个息事宁人的手势,当着众人的面说道:“赵句句你今天迟到了,虽然是第一天上班,但还是要按公司的规矩,罚款五十元……现金!”句句只能伏法,在众目睽睽之下掏出钱包。她怎么也想不到,新的工作会在这样一种难堪的方式下拉开帷幕。